

国礼动物变化趋势及检疫监管

齐 玮, 汪 琳, 李 迪, 赵相鹏, 任丛丛, 任 彤, 张 伟, 蒲 静, 高志强, 尹 羿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北京 100026)

摘 要: 为了解国礼动物发展现状, 给优化检疫管理政策提供支持, 本文梳理了自 1949 年以来我国接收国礼动物和作为国礼走出国门的年代、动物物种及赠送和受赠国家等情况, 阐述了动物作为国礼的原因、变化趋势, 分析了其在政治、运输饲养、疫病传播等方面存在的风险, 提出了通过部门协作、通关运输、隔离检疫、饲养与治疗、防疫消毒、信息沟通、应急处置等措施, 来提升对国礼动物监管水平的建议。

关键词: 国礼动物; 风险; 检疫监管; 疫病防控

中图分类号: S851.34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5-944X (2017) 09-0037-05

DOI: 10.3969/j.issn.1005-944X.2017.09.010

Analysis on the Changing Trend and Quarantine and Supervision for Animals Used as National Gift

Qi Wei, Wang Lin, Li Di, Zhao Xiangpeng, Ren Congcong,
Ren Tong, Zhang Wei, Pu Jing, Gao Zhiqiang, Yin Yi
(Beijing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ureau, Beijing 100026)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recogniz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animals used as national gift for exchange among countries, and to provide support for optimizing the quarantine and management policy. In this article, relative information for such animals that were sent and received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China were analyzed, which included the time for such events, animal species and granting countr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reason why these animals were used as national gift and the variation trend were described, then risk points existing in politics, transportation and feeding and disease spreading were identified. It was proposed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supervision for such animal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departmental cooperation, custom clearance and transportation, isolation quarantine, rearing and treatment,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disinfe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mergency handling, etc.

Key words: animals used as national gift; risk; inspection, quarantine and supervision;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在国际交往中, 常常互赠礼品, 以此作为和平使者和友谊的桥梁。这种以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以国家政府名义互赠的礼品, 称之为“国礼”^[1]。国礼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重要的历史价值, 体现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物质和文化特征。作为体现国家形象与政治语言的“国礼”, 有丝绸、瓷器等传统的土特产品和珍奇异宝, 也有像汗血宝马这样的“国宝”^[2]。本文根据档案文献和相关著作, 统计分析了 1949 年以来进入北京的国礼动物, 为今后国礼动物检验、检疫、监管等研究奠定基础。

1 1949 年以来接收及赠送的国礼动物

自 1949 年至今, 共有 17 个国家或地区的 70 多
通信作者: 汪琳

种动物作为国礼进入我国(表 1), 共有 80 多种动物作为国礼赠送给 16 个国家或地区(表 2)。

2 国礼动物分析

古往今来, 世界各族人民都有以互赠花鸟鱼虫增进友谊的传统^[3]。之所以如此, 一是因为动物显现出生命的强大感召力。相比于精美绝伦的工艺品, 动物或撒娇、卖萌、温暖人心。面对可爱的动物, 或多或少对于它的家乡生出一些好感, 会联想到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二是“独一无二”的珍稀性。国礼动物中, 大部分为来源国的珍稀野生动物, 甚至是濒危物种, 是人类窥探陌生自然界的窗口^[4]。如熊猫, 作为中国特有物种, 其珍贵性不言而喻, 更可贵的是它是中国爱好和平形象的完美诠释, 可

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5]。三是代表赠予国的民族精神。很多国家借动物表达一定的精神，如：狮子、老虎等象征力量、勇敢；白象在东南亚象征国运昌隆；汗血宝马象征着土库曼斯坦草原民族自由奔放的性格和坚韧刚强的意志；马是长寿之物，寓意两国的亲密关系长远；鳄鱼是世界上唯一不会后退的动物，象征永不退缩；秋田犬是日本具有国家历史文物意义的7个犬种之一，有优良的本性、非凡的勇气，非常温顺，象征永远忠实；保加利亚牧羊犬是欧洲最古老的犬种之一，骄傲、霸气、坚韧，象征勇敢和智慧；被称为“马背上的国家”阿根廷以马作国礼。

具体选择赠送哪种动物作为国礼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如较珍稀少见，在文化上拥有特殊寓意，受本民族的尊重和喜爱。当然，受赠国喜欢与否也

是需要考虑的。由于赠送国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的不同，动物类型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赠与行为本身也被深深打上了时代烙印^[6]。

分析自1949年以来我国国礼动物的数量、种类和来源国等信息，有以下变化：

2.1 从年代来看

20世纪50年代，为了宣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尽可能地搜罗各大洲的标志性动物，我国与苏联、民主德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互赠动物频繁；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印、中苏等双边关系的紧张，接收的国礼动物数量进入低谷。20世纪70年代，我国外交取得突破性进展，接收动物国礼次数也最频繁；80年代，国际社会对互赠动物越来越慎重，接收国礼动物的数量开始下降；90年代，接收的国礼动物只有1对雪豹；21世纪后，仅收到了马、象、山羊、梅花鹿等4种动物。每个年代获赠的国礼动物所代表的意义都有所不同，反映的是我国与友国间的外交往来层次^[7]。

2.2 从来源国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收到的国礼动物是由

年份	动物品种	来源国或地区
1953	非洲狮1对、北极熊1对、白狐2对、鸚鵡1对、小鸟20只	苏联
1953	非洲狮、美洲狮、斑鬣狗、棕熊、瘤牛、设特兰矮马、黠鹿、孔雀、秃鹫各1对	民主德国
1953	亚洲象1头	印度
1953	亚洲象1对	越南
1956	马来熊2只、长耳山羊12只	缅甸
1958	斑蝶螭、黑天鹅、绒鼠	苏联
1959	印度独角犀、猴、獾	尼泊尔
1959	小象(芭宝)1只	缅甸
1960	鸚鵡6只、天鹅2只	罗马尼亚
1961	斑羚1对、青鼬1只、野鸽、斑鸠、隼各2只	朝鲜
1962	黑熊1只、豹猫1只	越南
1962	猩猩1对、美洲野牛1只、爪哇黑鹿1对、鸚鵡2只、孔雀2只、华南豹1只、牦牛1只、黄猄1对、长尾稚4只、银鸡2只、鸚鵡2只、虎皮鸚鵡50只、食蟹猴1对、金鱼300尾、锦鲤100尾、日本鬣羚、智利火烈鸟、猩猩、屋久鹿和长颈鹿	朝鲜
1962	朝鲜豹、丹顶鹤、红海龟等共14种26只	朝鲜
1964	朝鲜豹、豹猫、丹顶鹤、白尾海鹗、猞猁、黑秃鹫等共31种142只	朝鲜
1972	麝牛1头	美国
1975—1977	暹罗鳄、泰国鳄、黑尾蟒、黄纹水龟	柬埔寨
1978	亚洲象1只、孟加拉虎2只	
1984	普氏野马1对	苏联
2000	汗血宝马1匹	土库曼斯坦
2006	汗血宝马1匹	土库曼斯坦
2007	小雄象(米盖拉)1只	斯里兰卡
2008	长鬃山羊、梅花鹿各1对	中国台湾
2014	汗血宝马1匹	土库曼斯坦
2014	蒙古马2匹	蒙古国
2015	马5匹	阿根廷
2015	阿拉伯纯种马1匹	吉尔吉斯斯坦

年份	动物品种	受赠国或地区
1949	东北虎1只、锦鸡1对	
1956	梅花鹿1对、大金鱼100条、丹顶鹤1对、大兴安岭麝子2只、东北棕熊1只、鸳鸯2对	缅甸
1957	大熊猫(平平)1只	苏联
1959	非洲狮、华南虎、鸚鵡、天鹅、珍珠鸡等共26种105只	朝鲜
1959	大熊猫(安安)1只	苏联
1959	鸳鸯、锦鸡、鲩鱼、小金鱼	尼泊尔
1960	华南虎1只	朝鲜
1960	非洲狮、马鹿、天鹅、鸳鸯各2只	越南
1962	金钱豹、食蟹猴、美洲野牛、猩猩、鸚鵡、鸚鵡等共14种375只	朝鲜
1965	大熊猫2只、河马、扬子鳄等共15种56只	
1965	东北虎2只	罗马尼亚
1971	大熊猫2只、黑天鹅、云豹等共19种26只	朝鲜
1972	大熊猫1对	美国
1972	大熊猫1对(兰兰和康康)	日本
1973	大熊猫1对(燕燕和黎黎)	法国
1974	大熊猫1对(佳佳和晶晶)	英国
1974	大熊猫1对(天天和宝宝)	联邦德国
1975	大熊猫1对(迎迎和贝贝)	墨西哥
1978	大熊猫1对(绍绍和强强)	西班牙
1979	大熊猫1只	朝鲜
1993	东北虎2只	韩国
2005	东北虎2只	
2007	大熊猫1对	中国香港
2008	大熊猫1对	中国台湾

最早和我国建交国家赠送的。20世纪70年代,我国陆续与加拿大、美国等数十个国家建交,并在联合国恢复了合法席位,我国接收的国礼数量和来源国数量大大增加。据统计,日本是赠送我国国礼动物次数最多的国家,先后6次赠送国礼动物移交至北京动物园;尼泊尔、柬埔寨次之,均为4次;美国、斯里兰卡和土库曼斯坦均为3次,英国、缅甸、巴基斯坦、越南和菲律宾均为2次;印度尼西亚、加拿大、印度、西班牙、吉尔吉斯斯坦、阿根廷、蒙古等国家均为1次^[8]。

2.3 从动物品种来看

大部分国礼动物为来源国的珍稀野生动物,甚至是濒危物种。但随着国际上保护动物意识的提升,目前国际社会对国家间互赠动物也变得越来越慎重,国礼动物中野生动物的比重在下降,而马、鱼等养殖动物随着外贸升温赠送逐渐变得频繁。

3 国礼动物存在的风险

国礼动物在国际舞台上尽显风采的同时,也存在风险,其可能存在政治风险、运输饲养风险和疫病传播风险。

3.1 政治风险

在战争中,有的利用动物携带间谍装备去获取机密^[9]。冷战期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了缓和苏美关系,曾送给美国时任总统肯尼迪一条名叫“绒毛”的可爱小狗。当时肯尼迪对狗进行了严密检查,以防其身上有窃听器或定时炸弹。

1958年,在美国反共热潮正酣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就拒绝了我国政府赠送的1只大熊猫。

2005年,中国大陆提出送一对熊猫给台湾,但陈水扁当局选择了拒绝。直到2008年马英九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大熊猫“团团”和“圆圆”才从四川成都抵达台北市。中日两国首脑曾亲自敲定日本八木山动物公园以访问的形式引进大熊猫项目。但2012年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主权问题一度恶化,当时日本仙台市议会一议员称,“正是因为大熊猫太具有象征意义,所以我们不敢冒此风险。”项目被迫暂停。

3.2 运输饲养风险

频繁的捕猎和落后的运输技术造成的高死亡率导致一部分珍稀动物数量急剧减少^[10]。20世纪

50年代因缺乏运输经验,造成肉食动物咬坏笼箱逃逸;大型草食动物及走禽、雉鸡等鸟类撞伤、撞死;爬行动物钻出笼箱;通风不良造成动物中途死亡。

国礼动物在收礼国繁衍生息也是问题。我国对国礼动物的饲养很重视。国礼动物被送至北京动物园时,“形单影只”的情况极少。如,墨西哥螭等群居性动物,一次赠送的数量往往较多。而体型较大的野生动物,也是“成双成对”进驻北京动物园^[11]。动物园会竭尽全力促成物种的延续。

2013年2月,法国总统奥朗德访问马里时,当地官员为感谢此前法军帮助马里打击极端主义武装组织,赠予奥朗德一只骆驼,但他只能把骆驼留在撒哈拉大沙漠边缘的一个家庭寄养。

3.3 疫病传播风险

动物跨境就存在传播疫病的风险,尤其是来自疫区的动物。目前我国接收的国礼动物主要有马属动物、反刍动物和禽类,结合双边贸易协定及风险分析,有以下疫病传播风险:马病毒性动脉炎、马鼻肺炎、马流行感冒、马传染性贫血、马鼻疽、马流产沙门氏菌病、西尼罗热、马梨形虫病等8种常见马属动物疫病;口蹄疫、蓝舌病、Q热、牛结核病、副结核病、布鲁氏菌病、牛地方流行性白血病、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牛病毒性腹泻、鹿流行性出血热、赤羽病、施马伦贝格病等12种反刍动物疫病;禽流感、新城疫、马立克、禽衣原体、禽支原体和鸡白痢等6种常见禽类疫病。

鉴于饲养管理环境发生变化,国礼动物可能会发生应激反应以及随之带来的国礼动物安全健康隐患,国礼动物赠送时往往携带相应的饲料及饲养器具。这些饲料及饲养器具多数不在我国相关进境准入名录内,存有一定检疫风险。

4 国礼动物的检疫监管

相对于普通商业动物,进口国礼动物又有其特殊性。我国对进境国礼动物的监管基于进口活动物检疫监管体系,包括检疫准入、检疫审批、境外预检、口岸查验、隔离检疫、风险预警、除害处理、后续监管等8项内容。通过对国礼动物进口过程中检验检疫工作环节的研究分析,结合工作经验,建议国礼动物应按照国际礼仪的要求享受进境通关礼

遇,即便利通关措施、安全快速运输,舒适的饲养环境、专业护理以及其他福利待遇,应有多部门协作、进境礼遇、安全保卫、特殊福利、特需审批、突发事件应对等7个关键监管环节。

4.1 部门协作

国礼动物检疫监管工作涉及国家质检总局、直属局和具体施检部门等各级检验检疫机关。应建立以国家质检总局、直属局、具体施检部门为主的内部工作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国礼动物进口工作中,除检验检疫部门外,还涉及外交部、外方驻华使馆、海关、公安、民航、国内承办单位、进口代理商等多部门。各部门和单位之间需职责分工明确,形成良好沟通机制,紧密合作。建立检验检疫机关与上述其他单位和部门的横向联络机制,做到全程各环节的有效衔接,保证国礼动物入境后享受应有的礼遇和安全保障。

4.2 通关运输

因礼遇和安全需要,国礼动物进境后应及时通关。进口代理单位应提前确定航班信息、停机坪、货运库区,协调检验检疫、海关、民航、运输公司提前做好人员、车辆进入机场相关区域的沟通协调工作。检验检疫机关应做好登机检疫、防疫消毒等相关准备工作。在以往工作中,曾遇到国礼动物入境后货运库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车辆抵达机场无法进入管制区域的情况等,导致国礼动物通关链条混乱和滞港。

运输监管方面,国礼动物运输相比普通商业动物应更谨慎,需加强安保。一是要保证运输车辆的运行、卫生全,使用空调封闭车,对大型野生动物视情况而定;二是应由警车押运,尽量缩短通行时间,保证通行安全,及时解决突发事件。在过往工作中,曾遇到有人违章停车,堵住隔离场动物运输车辆入口的情况。面对该突发事件,当地警方应及时处理,可将违章车辆拖走,使得国礼动物运输车辆顺利通行。

4.3 隔离检疫

国礼动物隔离检疫场除应具备普通动物隔离所必需的隔离检疫环境和设施外,应具备温控设施、运动设施、进口物资分类存放区、安防设施等,既要保证隔离检疫的需要,又要保证动物福利的需要,

尤其是反季节国家赠送国礼动物的隔离场检疫场。国礼动物隔离检疫场应具备相应设施,以满足国礼动物饲养生活所需的环境、福利要求,避免两国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由于国礼动物的政治敏锐性,其安保要求与卫生防疫要求同等重要。国礼动物隔离检疫场应安装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系统,外围墙应架设铁丝网,准备足量可靠点的消防器材。进口代理单位应提前告知隔离场当地公安部门,加强对隔离场周边的巡查,以确保安全。

4.4 饲养与治疗

国礼动物应配备富有经验的专职兽医和饲养员。兽医和饲养员应提前14天申报个人健康状况,国礼动物隔离检疫期间,兽医和饲养员不得离开隔离场。在国礼动物突发疾病时,应启动快速响应机制,在进行必要的防疫消毒后允许场外专家会诊。在过往工作中,曾遇到国礼动物隔离检疫期间发生肠梗阻情况。面临该危急情况时,应立即请示总局允许国内相关专家进入隔离场施救。

进口代理人应对国礼动物饲草、饲料、饮水、垫料等物资提前检查,确保无变质,对饲料和饮水应做有毒有害物质检测,并提供相关认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检验检疫机关应在实施熏蒸消毒前进行卫生安全检查。

4.5 防疫消毒

国礼动物进境后的各个环节均应按照《进出境动物防疫消毒技术规范》严格执行。对输出国赠送并随动物进口的饲料、饲草等无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防疫消毒的,在赠送国出具卫生证书的前提下,应区别于国内提供的饲料、饲草,并单独存放。

4.6 信息沟通

北京国检局在前期的国礼马检疫监管工作中,应重视各单位、部门间的沟通协作。当前北京局总结出一套较为有效的沟通协调方式,主要通过《事项沟通记录》和检疫日报相结合的形式,确保各部门间的沟通顺畅。

4.7 应急处置

一是口岸查验时,临床检查发现动物有高热、肢体水肿、皮肤疹块等疑似传染病体征,现场检疫

(下转第57页)

(上接第 40 页)

人员应立即将该动物及同一笼箱的动物单独放置，并及时汇报。二是隔离期间出现患病或其他异常，需要治疗时，驻场兽医应提交书面治疗方案并报检验检疫机构备案，同时负责具体治疗工作。同时，做好治疗记录，填写完整的病历。检验检疫机构提供必要的协助并做好相关记录。三是运输或隔离检疫期间出现死亡情况，监督进口单位安排兽医进行死亡动物剖检、查找原因和销毁处理等工作，必要时采样送实验室检测，并做好相关记录。如发现规定检疫项目以外的传染病或寄生虫病可疑迹象，采取样品于当日送技术中心作实验室检验。四是隔离检疫期间，如发现疫情，按《进出境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预案》和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如遇不可抗的原因需要延长或缩短隔离检疫期的，提前请示国家质检总局，经批准后执行。隔离检疫期间发生违反有关检疫法规情况的，按照《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进境动物隔离场使用监督管

理办法》的有关条款进行处罚。

参考文献：

- [1] 苏念. 国礼国货 中国梦 [J]. 协商论坛, 2013 (4): 37-39.
- [2] 李景贤. 国礼: 中外交往史上的缩影和见证 [J]. 党史博览, 2010 (9): 14-17.
- [3] 刘晓晨. 兄弟之盟: 新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动物外交 [J]. 史林, 2015 (2): 166-174.
- [4] 黄薇. 迎来送往的国礼 [J]. 文史参考, 2012 (22): 56-58.
- [5] 黄新建. 国难下的国礼: 国宝大熊猫 [J]. 文史杂志, 2006 (5): 68-69.
- [6] 简博. 送“国礼”的讲究 [J]. 决策与信息, 2015 (1): 72-73.
- [7] 那些年, 北京收到的动物国礼 [J]. 党史纵览, 2015 (7): 55.
- [8] 乔轶轮. 北京动物园还是一个接受和派出外交“使节”的地方 [J]. 人与生物圈, 2006 (4): 23.
- [9] 季必友. 动物间谍 [J]. 家教世界: 创新阅读, 2015 (21): 44.
- [10] 张民军. 中英“麋鹿外交” [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3 (7): 105-109.
- [11] 王文轩. 大熊猫在海外的生活 [J]. 科学之友, 2009 (9): 68-69.

(责任编辑: 孙荣钊)